



曾萍萍◎著

# 噤啞的他者

陳映真小說與後殖民論述

百年來的殖民夢魘是怎樣的一個試煉呢？

是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嗎？

無聲的嘆息，酸楚恆倍於出聲的慟哭。

在國家機器界義下的人們，

無奈地，俯仰只能隨人而定。

因為無法重返歷史現場，

毋寧相信這試煉的必要性。

# 噤啞的他者

·曾萍萍 著

——陳映真小說  
與後殖民論述

#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噤啞的他者：陳映真小說與後殖民論述／曾萍萍著。--初版。--臺北市：萬卷樓，2003 [民92]

面；公分

參考書目：面

ISBN 957-739-456-6 (平裝)

1.陳映真－作品評論

857.7

92016446

## 噤啞的他者

一陳映真小說與後殖民論述

著 者：曾萍萍  
發 行 人：楊愛民  
出 版 者：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
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  
電話(02)23216565 · 23952992  
傳真(02)23944113  
劃撥帳號 15624015  
出版登記證：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  
網 址：<http://www.wanjuan.com.tw>  
E-mail : [wanjuan@tppts5.seed.net.tw](mailto:wanjuan@tppts5.seed.net.tw)  
經 銷 代 理：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 
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 號 4F  
電話(02)27953656(代表號) 傳真(02)27954100  
E-mail : [red0511@ms51.hinet.net](mailto:red0511@ms51.hinet.net)  
承 印 廠 商：晟齊實業有限公司  
定 價：300 元  
出 版 日 期：2003 年 12 月初版

(如有缺頁或破損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，謝謝)

◎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◎

ISBN 957-739-456-6

## 自序

1979年美麗島事件之後一個春寒料峭的清早，小學生的我和兩位同學備受禮遇地坐在校長室的黑皮沙發上。因為老師在課堂上講的一句「蔣經國長得像蛤蟆」，安全人員蒞校察訪。年紀太小的我，藉由否認企圖保護我親愛的老師，但並不敢替她辯解一句。學期結束後，老師「調校」，我進入國中。

歷有年所，一個被官校退學的同學告訴我，當年那個告密者就是他。我「榮幸地」第一個聽到這個祕密。然而，後來他還說了些什麼懊悔或沾沾自喜的話，我全聽不進耳裡去。至於其中糾葛，我卻無法分說。直到解嚴前後的大學時代，閱讀有關島嶼文化之類書籍時，竟受到先父嚴重關切，前此的種種不滿才應時迸發。

我天生反骨，厭惡這種來自霸權及意識型態的威嚇。但，如何釐清其中懸疑？還是找不到頭緒。想問的總是：小學老師調到哪兒去了？如此而不由得緬想起國中時代一位哥哥是「叛亂犯」的姚老師。姚老師沒有教過我，因為自哥哥入獄後，她就沒有接過升學班。不再接下升學班的老師後來怎樣了？我也不清楚。在當時，她們的境遇或許是一種相當程度的被排擠或受懲罰吧！不過，幾多寒暑過去，時局改觀了，政治犯變成執政的院長、打天下的反動分子坐在總統府，我的老師們也應該改善境遇了，而我卻仍在疑問！

常常我希望現世能像泰戈爾的詩：「當日子完了，我站在你的面前，你將看到我的疤痕，明白我曾經受過傷，也曾經治

癒了」。但我無法樂觀：如果舊傷能痊癒，疤痕卻存在，有多少人肯坦然相對？

• • •

2003年料峭春寒的一天，輾轉獲知陳映真先生大病初癒消息，因而回想起論文完成之後，幾次與映真先生討論的往事。

在統獨議題上，在文化中國、歷史中國及現實中國問題上，映真先生和我各有一些堅持。我以為上述議題中，高踞統與獨天平兩端者，是心心念念不忘在「大同中求小異」，而我卻希望能「小異中求大同」。我難以毫無異議地接受「中國」，卻也無法忘情中國。我思考再思考，為了不違己意，也為了避免再次對映真先生出言不遜，我托言懷孕不適，不願再議。但，竟因此有好長一段時日，疏於關心映真先生。

映真先生信上說：一年前他因「陣發性心房顫動」，行「電氣燒灼術」內科手術。手術不慎失敗，截破心臟，大量出血，以致休克。他說他「『理論上』死去了片刻」。我端著信札，百感交集，懊悔自己輕狂。續讀信文，知道映真先生在開膛搶救後脫險，才稍解我抖顫的雙手。映真先生在信上再次對我「深致歉意」，他說：「我反省了在統獨問題上太過over-defensive」，他又說：「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與聯繫，遠比政治重要。」我豈不深知如此？當時卻因為輕狂而怠於分說。

我感謝映真先生在我論文完成之後，十數回魚雁往返，絲毫不鄙棄我見識之粗淺謬陋。現在，更承蒙映真先生同意我們使用肖像，為本書增色多多。

真的，對於陳映真，我應該感謝，因為他在我長大成人的各個階段中，時時衝擊著原本是「文藝少女」的我的生命。是故，陳映真是我生命裡一個獨特的存在。

籌備出書期間，指導教授陳啓佑老師因接二連三有要事忙碌，未克撰文為序，但他特別鼓勵我、肯定我。我感謝陳老師，在我正式成為陳老師的入門弟子之前，陳老師就常利用課餘義務指導研究生論文寫作大法。陳老師直接而剴切的批評，令我等獲益良多。其始而當頭棒喝，終而醍醐灌頂的指導功力，是使人望而卻步，其實「即之也溫」的，因此對我所生效果，正古書所謂：「若藥不瞑眩，厥疾不瘳」！

我尤其感謝陳老師在我通過口試，修改完成之後，主動為我寄送論文請多位先達指正。我生性鈍鈍，幸賴師長督責。

我也要感謝翰林版高中、國中國文主編宋裕老師，與萬卷樓梁經理的大力促成，這本論文才有成書的機會。我還要感謝許建崑教授、蔣美華教授擔任口試委員，給我莫大的寶貴指導。許老師提出的一道問題，令我至今咀嚼反思。他問到黑澤明羅生門的結局，我大感吃驚，冷靜搜索腦中檔案，乍現靈光。有人死有人生是結局；雨停了是結局。結局不代表萬事底定，結局象徵天行健。

再者，我感謝一群獨特的男人，他們曾經在不同階段給予我不同程度及向度的影響——高中同學鄭吉雄與王彥鎧，他們其一領我看見了人間陳映真，其二帶我認識了台灣孤島嶼。此後，我便在不同的理路上自成一個拉鋸戰場。每當我因為施力不當愁腸滿腹時，我感謝另外兩個「無所逃於天地」默默支持我的男人——外子張純良和愛子議方。

在成長的這條路上，我得之於男性者夥矣。不過，我自信不囿於男性中心的涵蓋。像我這樣一個女子，可不可以說是以一個「他者中的她者」之地位，置換了中心與邊緣的關係？一笑。真的值得一笑。

這兩年，我又添了一個男娃兒。照養相差八歲多的兩兒，使我對生命有幡然不同的感受。

我想起一個有關於「真實」與「謊言」到河邊洗澡的故事。先上岸的「謊言」，偷偷穿上「真實」的衣服；「真實」卻怎麼也不肯穿上「謊言」的外衣，寧可一絲不掛、忍人冷眼。人們歡欣迎接的新生兒，原本赤裸而真實。日後為孩子著上外衣，竟而迷惑於外衣合度之剪裁、絢麗之款式；更竟而視赤裸的軀體為不雅正。

但恐怕任誰都難以避免盲點及偏見，因為人們容易接納穿著真實外衣的謊言，卻無法接受赤裸的真實。捨本逐末者，捐棄真實面的人，大率若此而不自覺。

這一本《嘿亞的他者》或許音量有限，但在他奮力嘶喊之際，請側聽片刻。或許您將聽到隱隱約約的一聲：只有挺身拒絕作奴隸，主人才會消失。

最後，我期盼論文品質的好壞只關涉於撰文者的才與不才，無論如何不要褻瀆了陳映真這三個字。

曾萍萍 2003·秋

# 目 錄

## 自序

### 第一章 緒 論 ..... 1

    第一節 前 言 ..... 1

    第二節 「後殖民」意涵界說 ..... 4

    第三節 重要理論根據 ..... 9

    第四節 陳映真小說與後殖民論述之開展 ..... 26

### 第二章 走過世紀的台灣 ..... 43

    第一節 殖民主義籠罩下的台灣 ..... 43

    第二節 變遷中的戰後台灣社會 ..... 50

    第三節 後殖民歷程中台灣的發展及其侷限 ..... 56

### 第三章 悲歡歲月五十載 ..... 71

    第一節 歸途迢遙的鄉關 ..... 71

    第二節 生命無言的告白 ..... 89

    第三節 逆轉記憶的敘述 ..... 108

2 嘿亞的他者  
陳映真小說與後殖民論述

結語 .....	131
<b>第四章 跨世紀的孤寂 .....</b>	<b>141</b>
第一節 偏執的知識階級 .....	141
第二節 分裂的主體建構 .....	163
第三節 迷離的含混地帶 .....	184
結語 .....	204
<b>第五章 後殖民迷霧世界 .....</b>	<b>213</b>
第一節 哀憫大地之子 .....	213
第二節 流寓征夫之途 .....	232
第三節 疏離軌道之外 .....	246
結語 .....	269
<b>第六章 結論：翻轉大敘述的記憶 .....</b>	<b>279</b>
<b>參考書目 .....</b>	<b>291</b>

第一章

## 緒論

### 第一節 前言

二十世紀後半期被迫接受奴役的殖民地紛紛獨立。其中包括在二次大戰後擺脫次殖民地窘境的中國，以及自日本帝國主義束縛中掙扎而出的台灣。解除殖民象徵著一個新生的開始，但對台灣而言，日帝遺禍、國府惡政、國共內戰及其後的兩岸對峙，卻在解除殖民狀態與整補殖民浩劫的工作中，增加了治絲益棼的糾葛。因此，殖民地的獨立並不意味其人民從此獲得解放，各殖民地內在的族群問題與階級矛盾，正相繼爆發中。

有鑑於此，為民前鋒的知識分子，有的勇於直面後殖民時期的國際關係；有的為挑戰大敘述不惜翻轉記憶。陳映真是當中一個特異分子。在他的小說中，描繪了許多這種時代閼局裡栖栖皇皇不能終日的人。他們之中，或者熱情不足以抗衡現實，只能死；或者為逃脫一個既定的軌道，亦步亦趨攀上權力高峰，卻徬徨；或者也有為踵繼改革路線奔波寂寞，雖九死其猶不悔不吝。

自1990年以來，專力探討陳映真小說的學位論文，計

有：羅夏美(1990年)的《陳映真小說研究——以盧卡奇理論為主要探討途徑》，蘇慧雲(1997年)的《紅色的執著與白色的焦慮——陳映真及其小說研究》，以及管永仲(1997年)的《陳映真小說主題研究》等篇。他們或者以盧卡奇理論探討陳映真小說的現實意義；或者研究國府政權和社會主義體制對陳映真所形成的影響；或者就主題集中批判。三者成就已昭然可見，唯獨先進者對於社會變遷成因、民性養成過程等，似乎尚未有較完整的研究呈現。

因此，筆者試圖從後殖民狀況著手，探討日據時代殖民夢魘於今的鉅大影響。為針對此類問題作出深層研討，擬以「後殖民論述」所提供的論點為進路。由於同一個時代而有不同面目的呈現，陳映真藉由虛構的文本，著力描摹現實的人世，這正突顯出價值觀和人生觀的詭譎多變性。

在陳映真的小說中，有些文本呈展出親子兩代觀念的漸行漸遠，有些文本直接導因於作者好奇，作意翻轉記憶。既經翻轉的記憶，於是撩開人們對大敘述「普世價值」(universal values)的質疑：

國家不只是一個追求公平、伸張正義的機構，他還具有分配資源、提供正當化意識型態(或價值觀)的功能，因此，國家本身就是一種資源；對於社會中一部(分)人來說，國家的取得意味著取之不盡的資源，但是對於其他人看來，國家卻是對他們生存或福祉的威脅。①

從某種意義上言，後殖民論述之所以具有價值，在於它重新喚起對於殖民歷程的記憶。換言之，後殖民論述是作為一種

對治「遺忘」的理論抵抗。因為遺忘的後遺症可能導致重複過去的錯，而不是超越與重建，因此，文化論者以為：後殖民論述所提供的協助，是要讓後殖民的主體把受壓抑的記憶釋放出來：

記憶是殖民主義與文化身分問題之間的橋樑，記憶(memory)絕不是靜態的內省或回溯行為，它是一個痛苦的組合(remembering)或再次成為成員的過程，是把被肢解的過去(dismembered past)組合起來以便理解今天的創傷。②

需要注意的是，在恢復文化身分與過去歷史之際，論述者必須釐清兩種遺忘的類型：「一種是對於記憶的壓抑，一種是對於記憶的神經病式的否認」(陶東風2000：12)。所以，作為一種治療方式的後殖民論述，必須針對後殖民狀況，發揮重組與重新記憶的功能。因為身歷被殖民的事實，深深斲傷人們心靈要害，即使舊殖民狀況結束，殖民暴力依舊陰魂不散。為了更確實掌握被殖民的過去，便要透過「重新喚起記憶」來記取教訓。或謂這個坦然面對的過程是極其困難的：

(因為)去講述自己的屈辱歷史就是被迫去挑戰一個人自己的局限，而迴避自己的屈辱歷史則無異於繼續甘受奴役，讓暴力繼續存在下去。(陶東風2000：12)

回溯大敘述涵蓋之下的台灣，由於人們往往無法扳倒發布錯誤決策的國家建構體，為求生存，邊緣者拚命往中心推擠，悲慘的命運於是展開。正因為悲劇的肇端者，總是握有集

權的決策少數，所以大悲劇之中，便充滿為遂行霸權而被迫犧牲的小人物。然而，即使小人物一旦翻身，但那仍不足以消解霸權所有者的罪孽。只是更突顯作為一個沒有權力的邊緣人，一個被中心置之於外的他者，曾經的無奈與無能。

筆者因此藉後殖民論述來研究陳映真小說，企圖整理殖民主義的罪咎，清除殘存在被殖民者心靈深處的內在認同糾葛。簡言之，本論文力圖推原一個思考的起點，意欲從後殖民論述中披沙揀金，拈取點撥的藥方，以期呼籲人們：只有挺身拒絕做奴隸時，主人才會消失。

更甚者，我們可以勇敢地質疑大敘述：我們可以無畏地拒絕被收編；我們更可以藉由肯定自己，以還原自己本來具有的尊嚴。但若人們不甚了然，或恐墮入永遠的「他者」之境，欣然接受作為一個「噤啞的他者」<sup>③</sup>的命運。

## 第二節 「後殖民」意涵界說

自八十年代末期迄今，挑戰文化宰制與威權體制的理論並列紛呈<sup>④</sup>，其中「後殖民論述」尤為當代顯學。「後殖民」(post-colonial)一詞涵蓋的範圍包括：自殖民時期開始至殖民時期結束，所有殖民主義所造成強弱懸殊的政治體與經濟力，及其帝國進程影響下的文化。

帝國殖民過程應推原到十四世紀末，以剝奪為主的海權帝國時代。歷經十五至十八世紀重商主義時代，持續對外進行海權擴張。值時，海權帝國嬗遞改貌，攻佔的途徑和目的，開始產生轉變。主要歐洲國家透過將工業成品運銷非洲，將非洲奴

隸運至美洲，將各種原料轉送歐洲的手段，逐漸形成所謂「大西洋三角」這種人力和資源的掠取。肇端於十七世紀後的工業革命，以自由工資勞動為中心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，促使其生產力大增。導致以開發掠奪自然資源與勞動人力為主的帝國主義時代告終，而近代歐洲經濟學定義下的帝國主義腳步漸漸來臨。到了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，大半落後國家已然身在歷史學者所謂的「新帝國主義時代」(the Age of New Imperialism)——或稱為「帝國的時代」(the Age of the Empire)——的進程裡。

就「新帝國主義時代」的特色來看，這期間，同時有數個強權國家大規模地對外進行版圖擴張，強行建立殖民地。換作今天的角度，這種幾個國家同時向外擴張、彼此競爭的帝國主義已經不算新了。不過，這種近乎全球性的大型攻城掠地，其意義應在於：它開闢了二十世紀帝國主義的場域。

早期帝國資本主義，憑藉武力對落後地區進行征服；晚期帝國資本主義，則憑藉經濟優勢對第三世界實行無聲無臭的改造。十八至十九世紀的殖民時期，以軍事武力進行侵略和占領，其結果必然引起被壓迫民族的反抗；十九世紀末，民族獨立解放運動風起雲湧，正是被壓迫者怒潮大反撲的具體證明。

不過，經濟的滲透已經逐步形成精神控制的局面。此時，世界貿易以高過生產力的速度成長，跨國企業打破了國家主義的藩籬，資本國際化的程度加深，高度整合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於焉形成。特別是除了跨國企業集團，各式各樣的文字和電子傳媒，以及縱橫全世界的電腦資訊網絡，更助長其威勢。以往侵略國與被侵略國之間的「支配——服從」模式，是帝國主義下被殖民者的夢魘之一；而經濟上之蠶食鯨吞、巧取

豪奪，以及文化上之偷天換日、潛移默變，事實上亦是帝國主義的一個脫胎。

因此，殖民母國把殖民地當作軍事戰略基地，並進行原料、勞力等經濟價值剝削與壓榨的事實，已然廣拓其面向。殖民時期，被殖民者固然因為領土淪陷，在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外交，乃至社會、文化各層面受制於殖民者；殖民時期結束，即便殖民者撤退了，其帝國主義所遺留下來的陰影，卻未曾消滅。在文化脈絡上，在意識型態上，帝國殖民主義繼續以其帝國話語，進行不同運作模式的支配與宰制。

拜工業革命之賜，西方早就在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中，占據主導地位。工業革命為人類描繪了一個幸福、美好的遠景，更為這種撫之無形、嗅之無味的滲透作用厚植了實力。即使在二次大戰後，人們開始意識到殖民經驗的後遺症，進入到所謂「後殖民時期」，然而，迎拒不一定的發展中落後地區國家，並無可抉擇，只好向發達、進步的西方交心。換言之，控制更為內在的心靈部分，是一種文化霸權；而文化霸權，只不過是經濟霸權的必然延伸罷了。不管人們此刻多麼警醒，都只能是「事後之明」了。

因之，「後」字意謂此論述空間的延展，而非線性時間的斷裂。以下有必要對「後」字作深入探討。為探討「後殖民」的「後」字意涵，可先著手了解「後現代」的「後」之義。

有學者以為「後現代主義」的「後」有雙重含意。其一是「在……之後」，指稱的是一個歷史階段；其二則關注於「重讀」、「詮釋」以至「文本性」。援用後者含意的學者，用引號突顯後現代的「後」，強調其複雜的屬性，是將現代性文本化，並重讀之，而非全盤否定<sup>⑤</sup>。另有學者以為後現代的

「後」，並不是基於現代而反現代的，如果將「後」等同於「反」，恐怕會將「一個更生的過程變成僵死的重複」（朱耀偉 1994：23）。更令學者擔憂的，還在於：「雖然後現代文化往往標榜反整體化、反中心及反霸權，但它在東方所產生的影響也許跟現代主義所產生的無多大分別。……也許後現代也像現代主義般被體制化了，變成了權威文化，變成了文化侵略的共謀」<sup>⑥</sup>。

何以如此呢？因為這些「後」字背後，隱約暴露出以西方為中心的神話之性格。亦即殖民主義正不費吹灰之力，藉後現代的「後」，易容為「後殖民主義」，卻還「使人產生已擺脫民主主義，到達殖民主義之後的新歷史階段之錯覺」（朱耀偉 1994：24），以致漠視「後」之具有「重讀」、「詮釋」的精神。尤有進者，針對迥異於過去以不斷擴張侵吞為主要手段的殖民主義，學者有如下的反思：

本世紀中葉以後，文化和意識型態的滲透，則是以「後」殖民主義的權力話語運作的方式實現的。也就是說，當第一世界的「現代性」和「後現代性」主題成為第三世界嚮往和追求的目標時，它們在第三世界的播散就在重新製造一個西方中心神話的同時，設定了西方後現代話語的中心權威地位。<sup>⑦</sup>

因此，身為非洲黑人的知識分子，亦有發出喟歎者，正是深怕自己有「淪為『他性機器』(otherness machine)的危機」<sup>⑧</sup>。這現象指出後殖民知識分子的困境，在於他們仍然身處西方中心的邊緣；而且不意間，在業已經過殖民者制度化的範圍

中所製造出另類的文化，極可能解除人們對以西方為中心的殖民主義之深化或轉型的戒心。

總之，後殖民的「後」，並不提供新歷史階段的保證。倘若輕忽隱藏在「後」字底層的解釋，如同贊翼其與殖民主義之勾結，則(後)殖民地知識分子也就難辭其咎。因此，憂心忡忡的批評家警告人們：存在其中的變化正在於：領土侵略的殖民方式，已轉型到文化空間的滲透擴散。這說法，點出兩種不同的「後(-)殖民主義」<sup>⑨</sup>：

第一種是有連接號的「後—殖民主義」(post—colonialism)，這是一種「抗衡性的後殖民主義，是在獨立後殖民地中找到的」；

第二種是沒有連接號的「後殖民主義」(postcolonialism)，這是一種「共謀的後殖民主義」，它是在「組成殖民主義之過程的同時，有著不同變化的產物」，這變化如被化約，則會造成後殖民時期已脫離殖民主義的幻象。

緣此而有論者將殖民論述又推向不同的階段。如《牛津文學評論》出版「新殖民主義」專號，以「新」字點明後殖民與後現代的共謀。其編輯指摘現代性的「後」是一種遲來的瘡疤，因為他本身所包縛的當代文化，正隱含著殖民歷史<sup>⑩</sup>。人們不應忘記，文化滲透的過程及其諸多意涵，是相當繁複的，先行探討殖民化發展路線的內在邏輯，將是一個突圍的方向。

以台灣為例，殖民經驗是多重而複雜的。歷經葡萄牙、荷蘭、日本等國的殖民；甚至於以某種程度和視角來看，幾個時期以來，中國墾殖定居或移民的許多歷程，使這塊土地充斥著異族和異文化；當然這或者也融鑄了母族群和母文化於其